



楠溪江的绿

◎ 徐贤林/文 徐志才/摄

楠溪江暮春滩林的绿是可以掐出水来的。

我等待这种绿已等了好长时间了。春节刚过,滩林已泛绿意,枝上绽放米粒状的嫩芽,无穷无尽米粒状的嫩芽就汇聚成一片浅绿。一场场春雨和一缕缕春风为滩林抹上浓厚的绿意,那是绵绵不绝可人的嫩绿啊。春风春雨恍若一位技法高超神态散漫的画师悠然在宣纸上层层添彩,滩林的绿渐浓渐深。枫杨的叶片舒展开来,香樟彪悍抽芽,苦槠花叶同时疯长,羞羞答答的杨柳也终于展现婀娜雀跃的身姿……我喜欢这种组合的嫩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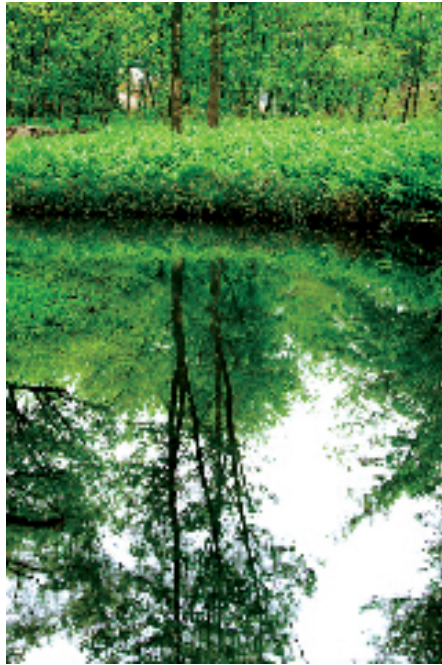
楠溪江滩林的绿不同于公园里的绿,多了一份野性;也不同于山野和田间的绿,多了一份柔情。

一江春水缓缓在两岸滩林间流淌,涵养出这连绵不绝的可以掐出水的绿啊。

楠溪江滩林沿溪流两岸而长,几乎逢滩必有林,滩地上盛长苦槠、杨柳、枫杨、松树、香樟、毛竹、水竹等,成为楠溪江流域的一大奇观。溪水滋养了滩林,滩林净化

了江水,水与林之间互依互存。滩林还有一大功能:能缓冲洪水,汹涌洪水经滩林缓冲成为漫流从而保护了江岸水土流失,因而被滩林周边的村庄称为“防护林”而得到很好的保护。滩林的生长周期大约百年左右(因为,现存滩林里百年树龄的古树并不鲜见),这个周期以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来计算,遭遇这样的大洪水,溪流往往会变道,滩林一部分被毁,新的滩林慢慢诞生,如此循环往复,楠溪江滩林总量不会变。楠溪江也以“村古、水清、湾多、滩林美”为特色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名胜风景区,滩林成为楠溪江风景区不可或缺的一大元素。

我爱楠溪江滩林四季。江水从枯到涨,从涨



到枯,滩林也渐次从浅绿嫩绿深绿最后到翠绿,又从翠绿枯黄到光秃秃,当然滩林的积雪也是值得期待的。我也爱滩林的清晨夜晚,清晨听鸟啁啾,夜晚赏月或者逗萤火虫。晴朗天阴雨天的滩林各呈风姿。

最爱的自然是暮春的滩林和滩林那种能掐出水来的绿。

我在清晨悄悄深入这片滩林,这片滩林位于楠溪江二桥南首。滩地上盛长嫩草,我真不忍心践踏。晨光中,我看到稀稀拉拉黄色小花朵,我猜想,它们开放不是为了抢眼球,只为回报树冠缝隙里筛下来的那几缕阳光。林中并不静谧,小鸟们在互相追逐嬉戏啁啾。仰望树冠,没有压迫感,也没有了远处望滩林的神秘感。在滩林里徜徉,尽量抑制思维,尽可能将自己与滩林融于一体,我可以以一只小鸟的形态存在,也可以是一棵枫杨,也可以是一朵小黄花,这叫放飞心灵吗?这样漫无目标地走着走着,竟然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处了……吓嚇

一声将我惊醒,只见一只翠鸟口叼一尾小鱼斜飞上一棵柳树树冠,它俯冲入水捕获猎物腾上树,整个过程仿佛在刹那间完成,翠鸟的生存技能令我惊叹,原来林中有水有鱼。江水偷偷潜入滩林,冲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,在滩林腹地形成一眼小潭,小潭积水清澈见底,小鱼在畅游,历历可数,如果没有翠鸟们入侵,它们该是多么的自由自在啊。一棵枫杨上站着十余只白鹭,它们此刻虎视眈眈着小潭,我讨厌这种胆大妄为的会偷鱼的鸟,捡起一颗石子掷向树冠,驱散了它们。树冠缝隙里筛下阳光,滩地上跳动椭圆形光斑,嫩绿的草地,黄色的小花霎时越发灵动起来,小鸟们也更活跃了。远处有一头黄牛带着两头牛犊潜入滩林,大牛贪婪啃草,两头牛犊则在母牛身边腾跃撒欢。一位村姑潜入滩林直接到江边,洗涤衣物吧?透过林沿,我看到五条竹排约约绰绰尾衔顺流而下,早晨乘竹排观风景,最大可能是有雅兴的都市客。我也该退出滩林了。

楠溪江滩林里没有壮观的风景,只有可以掐出水的绿,花花草草树木小鸟黄牛和人。

然而,远离都市尘嚣,置身楠溪江滩林,真的可以洗肺、洗心、洗脑的。

